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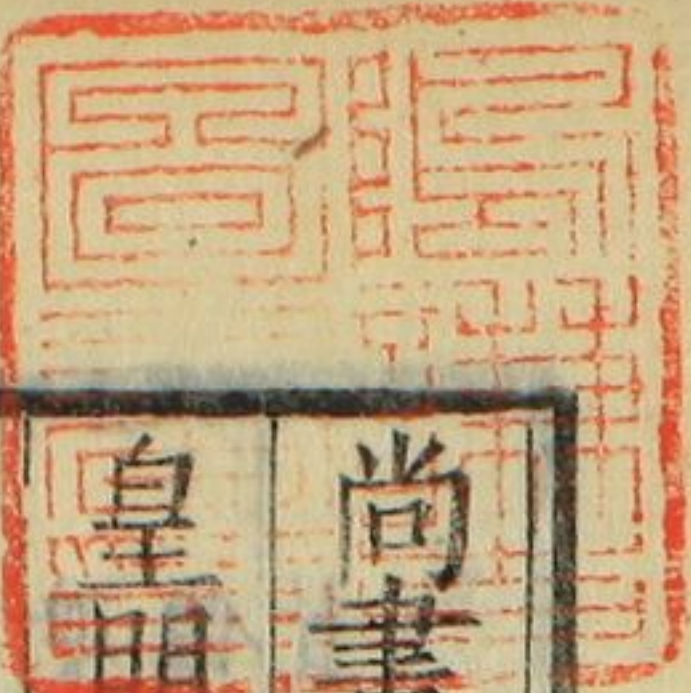
尚書註疏

九十

口 12
78
5



門
號 78
卷 5



尚書註疏卷第九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儔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傳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

亳殷○盤本又作般步民咨胥怨傳 胥相也民不欲

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胥徐思餘作盤庚三篇 反怨紆萬反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上下二卷了書

疏 盤庚至三篇。○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實、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摠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傳自湯至亳殷。○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卽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哲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涇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哲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

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哲不見壁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涇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自亳地遷於涇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傳胥相至怨上。○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為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誥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謂民怨上，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大序注云：民居耿，又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渴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

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懲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渴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傳輒謬妄也

盤庚傳

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盤庚殷王名馬云祖乙曾孫

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疏盤庚○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

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諡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

生盤庚故
為會孫

盤庚遷于殷傳毫之別名民不適有居傳適之也不欲

之殷有邑居傳率籲眾感出矢言傳籲和也率眾憂

之人出正直之言傳感于歷反傳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傳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

無盡劉傳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傳盡

子忍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傳言民不能相

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從曰其如我所行傳稽工

音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傳先王有所服

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傳恪苦不

常厥邑于今五邦傳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

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傳馬云五邦謂商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傳今不承古而徙是無

知傳天將斷絕汝命傳斷又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傳

天將絕命尚無知之傳況能從先王之業乎傳從才若

顛木之有由蘖傳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

木有用生蘖哉傳蘖五達反本又作枿馬云顛木天

其末我命于茲新邑傳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

可不徙。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傳言我徙欲如

此。○底之。疏。盤庚至四方。○正義曰。盤庚欲遷於亳

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象憂之人。出

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

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為重我民。無欲盡殺。故

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

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為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

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

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

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

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命。尚不能知。况

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

顛仆之木。有用生葉哉。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葉哉。

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

繼復先王之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

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

天將絕汝命。謂絕臣民之命。明亦絕我殷王之命。復

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

命。互文也。○傳。亳之別名。○正義曰。此序先亳後殷

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

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

遷於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為殷也。雖兼號為殷

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

翼。捷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吞汝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詰云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傳言民至所行○正義曰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沉溺人民困苦不能以義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傳元王至輒遷○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摠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况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傳湯遷至國都○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為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器相取為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葉哉○正義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葉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葉哉盤庚數于民由乃

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傳 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

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

○敷戶教反下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

傳 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以欲箴規

上者戒朝臣

○箴之林反馬云諫也朝直遙反疏 盤庚至攸箴○正

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且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以欲箴規上者○傳敷教至朝臣○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敷于大胥贊之籥師敷戈籥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敷為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沉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王命眾悉至于庭

傳 眾羣臣以下疏 眾

羣臣以下。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傳：告汝以法教。

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傳：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

從心所安，傲五。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傳：從心所安，報反。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傳：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

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任而。疏：傳：先王。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成湯以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不欽，蒙上之先，不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傳：王布告人，以言先省文也。

所脩之政，不匿其指。播波餓反。疏：傳：王布至其指。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修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不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傳：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傳：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偽，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聒古活反，馬及說文。昔云拒善自用之意。

疏：傳：聒聒至何謂。正義曰：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之也。起信險，膚者為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非予自荒，茲德惟汝。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

萬曆十五年刊

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傳我之欲徙，非廢此德。

汝不從我命，所舍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

視火。○湯他疏非予至觀火。○正義曰：言先王敬其

歷反。

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徙，非

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所舍德甚惡，不畏懼我

一人故耳。汝舍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

言見之分明。

予亦拙謀作乃逸。

傳逸過也。我不威脅

如見火也。

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拙之疏傳逸過至汝過。○

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

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

思導之而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

傳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

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紊音問。疏紊亂至有福。○正義曰：紊是絲亂，故

徐音文。為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

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為耕獲，摠稱故。汝克黜乃心，施

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傳汝羣

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

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

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傳戎大

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

○昏馬同本或作啓音敏爾雅昏啓皆訓強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強其兩反疏傳大至所有○正義曰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昏也鄭玄讀昏為啓訓為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為禍患也遠近謂徐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情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

百姓惟汝自生毒

傳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

毒害

疏傳責公至毒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

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傳言汝不相

率共徙是為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音軌乃既先惡

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傳羣臣不欲徙是先惡

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

之則於身無所及

○奉乎勇反注同恫疏傳羣臣至徙弄反又音通痛也疏所及○正

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為善羣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傳

言儉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

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

○相時上息亮反馬云視王徐息羊反儉息廉反馬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汝曷弗

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傳曷何也責其不情

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

未反曷何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傳火

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

之嚮許亮反撲普卜反近附近之近則惟汝衆自作

弗靖非予有咎傳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

自為非謀所致疏相時至有咎正義曰又責大臣

檢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
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况我為天子
制汝短長之命滅恩其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
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

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
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
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
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
衆自為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何至
禍害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為何也顧氏云汝以
浮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
不免禍害也傳我刑至所致正義曰我刑戮汝
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遲
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為非謀所致也遲

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傳遲任古賢言

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遲直疑反徐持

云古老成人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

非罰傳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

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傳選數也，言我世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

於汝。○選息轉反，又蘇管反。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傳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

嘗也，所以不掩汝善。○與音預，烝之丞反。作福作災，予亦不敢

動用非德。傳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

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疏。遲任至非德

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

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

逸豫，同勤勞，汝為人子孫，宜法汝父祖，當與我同其

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我先王，以至

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

以此故，我大享祭于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

廟，而歆享之，是我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

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

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

罰也。○傳遲至貴舊。○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於

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

成人，皆謂賢也。○傳選數至於汝。○正義曰：釋詁云：

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為數，經

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九

七

禘則禘禘為大，丞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丞嘗為大，春禘則禘禘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丞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禘為小也。知丞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丞，司勳詔之，是也。嘗是丞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禘為大嘗，知此不以丞嘗時為禘禘，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禘於三時，非獨丞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禘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禘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禘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禘禘禘禘，禘禘禘禘，諸侯禘禘。禘一植一禘，嘗禘丞禘，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為禘，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禘，不作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禘。周則春曰禘，夏曰禘，三年一禘，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

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予告汝于

難若射之有志。傳：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

志必中，所志乃善。○射食夜反，準音准，中竹仲反。疏：予告至有志，正義曰：既言作

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臣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之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為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為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告汝至乃善。○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傳：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徒

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侮亡甫反。疏：不用至易，易以豉反。

萬曆十五年刊

皇朝經世文編

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傳盤庚勅臣下各思長乂於其居處，勉強盡心，無有遠邇。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長竹疏

傳盤庚至之謀。○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乂之計，其臣非一，共為此心。盤庚勅臣下各思長乂於其居處，勉強盡心，無有遠邇。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已下皆是也。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傳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

○去起疏：無有至厥善。○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呂反。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

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為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邦之臧，惟汝眾。傳有善則眾臣之功。○臧，徐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傳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

罪已之義。○佚，音逸。凡爾眾，其惟致告。傳致，我誠告汝眾。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傳奉其職。

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只勿浮言。○度，徐如疏。度字，亦作度。乃

口。○正義曰：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罰及爾身，弗可悔。傳：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傳：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

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傳：話善言，民不循教

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話胡快反，馬云：告也，言也。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

誠也。咸造勿褻在王庭。傳：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

褻慢。○造士報反，注同。馬在盤庚乃登進厥民。傳：升

進命使前。疏：盤庚至厥民。○正義曰：盤庚於時見都

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告

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衆

告之。史敘其事，以為盤庚發誥之目。○傳：為此至民

徙。○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

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

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之法也。○傳：話善

至於衆。○正義曰：釋詁云：話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

言也。王苦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曰明聽朕言。

以不浮于天時。傳：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

無荒失朕命。傳：荒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

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鮮息

亦至天時。○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命，使君命必行，責時羣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為行。殷降大虐，先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

王不懷 傳 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

行徙。 疏 傳 我殷至行徙。○正義曰：遷徙者，止為邑居

災，懷為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

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傳 其所為視民有利，則用徙。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傳 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曷何未承汝俾汝惟喜

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傳 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

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

近於殃罰。○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志

之 疏 承汝至于罰。○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承，今

近 疏 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

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予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

而徙汝，命比近於殃罰也。予若顓懷茲新邑，欲利汝眾，故

故以不從厥志 傳 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眾，故

大從其志而徙之。○顓羊 疏 予若至厥志。○正義曰：予若至厥志，我順於道理，和

協汝眾，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今予

汝眾，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今予

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傳 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所困不順上命乃成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

一人傳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

盡忠○忱市爾惟自鞠自苦傳鞠窮也言汝為臣不

忠自取窮苦○鞠居六反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傳言不

徒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臭徐

載如字又疏臭厥載○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

在代反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

氣為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

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為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傳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徒

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屬音

馬云獨也沈直疏爾忱至曷瘳○正義曰盤庚責其

林反瘳物留反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

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

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

及其禍至乃自忿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傳

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

憂之道疏汝誕勸憂○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

來衆是自勸勵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傳言不

徙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上禍將及汝疏今其至

正義曰顧氏去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

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九

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傳我一心命汝。汝違

我是自臭敗。廢及穢於疏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

我。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傳

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言汝既不欲徙。又為他人所誤。倚曲迂僻。○倚於綺

反。迂音干。疏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

辟匹亦反。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

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

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

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

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

迂為僻也。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傳迂

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

畜養汝眾。○迂五駕反。畜許竹疏。傳迂迎至汝眾。○

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

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

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眾。臣民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

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傳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

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及先人。○勞力報反。疏予

至爾然。○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

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德

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及先人也。○傳言

我至先人。○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殷

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

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

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

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七

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失于政，陳于茲。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

汝萬民乃不生。又直恭反。

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同心徙。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

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

道言無辭。疏失于至能迪。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

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

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傳崇重至徙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

也。孫炎曰：陳居之，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

陳為父之義。傳不進至心徙。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

願樂之意也。此寔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

因博及之。傳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爽為明，言

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

言下。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汝共

見汝。

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傳戕殘也。汝共我治民。

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戕在良反。

又士良反。行

下孟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

乃死。傳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

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斷丁

緩反。疏古者至乃死。○

正義曰。又責羣

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

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

有殘虐民之心。非我命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

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

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念汝違我。乃斷

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念見

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勞之共治人。○正義曰。下

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

勞之共治民也。○傳戕殘至之行。○正義曰。春秋宜

十八年。邾人戕郕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戕。自外

曰戕。戕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

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

為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

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

而云父者。與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傳亂治也

祖連言之耳。

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

而已。言其貪。○治直吏反。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

盡于忍反。

曰。作丕刑于朕孫。傳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

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

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

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

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

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

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

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

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

疏予茲

至弗祥。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其女，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其貝玉而已，言其貪也。

○正義曰：至之罪。○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

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其子孫耳。

○正義曰：訓迪為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為不忠，違父祖為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正義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易以鼓及注同。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傳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

○遠于萬反。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傳羣臣當分用相與謀念，和以

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分扶問反。乃有不吉不迪。

傳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傳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

宄於內。○暫才淡反。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

種于茲新邑。○傳 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

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劓魚器反。徐

同。長竹丈反。下遺長同。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

永建乃家。○傳 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汝徙。長立

汝家。卿大夫稱家。○疏 嗚呼至乃家。○正義曰。盤庚以

而嘆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

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

奉行。汝羣臣當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

中正于汝心。勿為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

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即為姦宄。而劫奪之

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

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以往。汝當進進於善。

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

違我言也。○傳 不易之事。○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

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

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

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傳 顛隕至於內。○正義

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

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

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

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

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

宄也。○傳 劓割至新邑。○正義曰。五刑。截鼻為劓。故

劓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

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

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

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

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已若至新都。當整

萬曆十五年刊

齊使潔清。○傳自今至補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傳定其所居正郊廟朝

社之位。○奠田薦反。朝直遙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傳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

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傳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

告志。○腎時忍反。腸徐持良反。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

一人。○傳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

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比毗志反。疏盤庚至

讒任咸反。人。○正義

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

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

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

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

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

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為忿

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怒其前愆與之更始也。○

傳定其至之位。○正義曰訓攸為所定其所居總謂

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

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

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

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正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傳布心至告志。○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為五臟之主腹為六腑之總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也。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傳言以遷徙腎腸配言之也。

多。大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傳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

功於我國。○降工巷反。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

極。○傳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

極。○疏古我至定極。○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父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當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傳水泉至

之極。○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傳言皆不明已本心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傳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治直。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

求地于新邑。傳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傳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弔音的，或如

字。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傳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

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賁扶。疏爾謂至茲賁

我徙以為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徙本意如此耳。○傳以徙至我家。○正義曰：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傳冲童至其善。○正義曰：冲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將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已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傳宏賁至大業。○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為大

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為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
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
是既謀及於眾、又決於著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嗚呼邦伯師長百**
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傳國伯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
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為善政、○長竹丈予其懋

簡相爾念敬我眾、傳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
眾民、○相息亮反、**朕不有好貨敢恭生**、**鞠人謀人之保**

居敘欽、傳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
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

呼報反、任疏嗚呼至敘欽、○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
而林反、疏嘆而勅之、嗚呼國之長伯及眾官之長

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為善政哉、我其
勉力大助汝等為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眾民、我不
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
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
傳國伯至善政、○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
故為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
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
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摠稱牧也、師訓為眾、眾長眾
官之長、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
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摠勅眾臣、故二伯已下及執
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復相訓、故尚
為庶幾、庶幸也、幾與也、隱謂隱審也、幸與相與、隱審
檢括、共為善政、欲其同心共為善也、隱括必是舊語、
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
傳簡大至眾民、○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
也、俱訓為慮、是相得為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為
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眾民也、○傳肩任
至敬之、○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

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我今不委任貪
 貨之人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
 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
 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
 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
 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
 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今我既羞告
 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傳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

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報反無總于貨

寶生生自庸傳無總貨寶以已位當進進皆自功用

德式敷民德永有一心傳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在

一心以事君疏今我至一心○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

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總
 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
 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在一心以事君
 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尚書註疏卷第十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說命上第十二

尚書

高宗夢得說傳

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

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說本又作兗音悅註及

下篇同相息亮反下同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傳

使百官以所夢之形

象經求之於野得之於傳巖之谿

作說命三篇傳命

說為相使攝政

疏高宗至三篇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

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於傳巖之谿遂命以為相史敘其事作

說命三篇傳盤庚至曰說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為盤

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

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傳使百官至之谿

○正義曰以工為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

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上於川曰谿然則

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傳巖傳云得之於傳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傳命

說至攝政○正義曰經稱爰立作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摠百官是使攝位也

說命傳

始求得而命之

疏說命○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

命之中篇說既摠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

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

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亮

作諒如字疏王宅憂亮陰三祀○正義曰言王居父又力章反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

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傳陰默至不言○

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為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

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既免喪其惟弗言傳除喪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

猶不言政。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

實作則。傳知事則為明，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哲

作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傳天下待令，百官仰法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傳稟受令亦命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

弗言。傳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

不善，此故不言。○誥故報。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

其代予言。傳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

力代反。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傳審所夢之

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俾必說築傳

巖之野，惟肖。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

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

靡築之，以供食，肖似所夢之形。○肖音笑，號寡白

疏傳傅氏至之形，正義曰：傳以傅為氏，此巖以傅

為名，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

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案據

而言之也。史記殷本記云：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

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

之名，言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傳說賢人必身不

犯罪，言其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道所

經，有間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

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

諸傳嚴高宗因以傳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
言傳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氏不知舊何
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膏靡之夜蒙之而
來曰云我徒也姓傳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
丁悟而推之曰傳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傳
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
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
役干虞虢之間傳嚴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傳嚴謂之
傳說案謐言初夢即云姓傳名說又言得之傳嚴謂
之傳說其言自不相副謐惟見此書傳會為近世之
語其言非實事也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傳於是禮命立

以為相使在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傳言

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朝張

若金用汝作礪傳

鐵須礪以成利器礪力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傳

渡大水待舟楫楫音接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傳

霖三日雨霖以救旱疏

傳霖三日雨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

為霖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傳開汝心

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

以自警

疏啓乃至弗瘳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

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憤亂則其疾

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傳

開汝至自警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

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

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

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

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若跣弗視地

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以為自警也

萬曆十五年刊

厥足用傷傳 跌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已視聽

○既先典反徐七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傳

顯反為于為反 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辟必亦反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傳 言匡正汝君使循

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 嗚呼欽予時命其

惟有終傳 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傳 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傳 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

意而諫之 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傳 言王如此誰敢

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傳 在冢宰之任○總音摠 疏 惟說命總百官

傳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

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傳 天有

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

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宿音秀 疏 天有至設都

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

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

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

故先舉其始。○王于方反長竹丈。疏樹后至師長。○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惟以亂民。傳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豫羊慮反。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傳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從才。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傳甲鏡冑兜。登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冑直又反。鎧若代反。以鼓。惟衣裳在笥。惟于戈省厥躬。傳言服不可加非。

萬曆十五年刊

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笥息嗣反省。疏惟口至厥
 息井反。本作管。疏躬。○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
 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
 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
 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
 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
 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
 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今其互相足也。○傳甲鎧至用
 兵。○正義曰。經傳之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
 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
 者。而鎧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
 為教令。甲冑與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
 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為背之。是起
 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
 ○傳言服至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
 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
 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

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
 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
 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
 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
 在官之篋笥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王惟
 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王惟
 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傳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
 信能明。政乃無不美。惟治亂在庶官。○傳言所官得人
 則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傳不加私昵。惟
 能是官。○昵女。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傳言非賢不爵
 乙反。疏官不至其賢。○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
 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
 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

通鑑卷五十五

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傳非善非時求入絕私好也

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傳雖天子亦

必讓以得之○喪息疏有其至厥功○正義曰人生尚謙讓而憎自取自有其善

則人不以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

其善則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

反歸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事事非一事無

啓寵納侮傳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疏無啓寵納侮○正義

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

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王無恥過作非傳取過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

誤而文之遂成大非疏取過至大非○正義曰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

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

遂成大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傳其所居行皆如所言非也

則王之政事醇粹○醇音純粹雖遂反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

煩則亂事神則難傳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

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

以戒之○黷徒木反疏傳祭不至戒之○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

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而難行，孔以高宗彤日祖已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為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傳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傳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德。傳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忱，市林反。惟說不言，有厥咎。傳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傳

殷賢臣有道德者。○台音怡疏王曰：至甘盤。○正義曰：舊

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遜于荒野，是學說乃既乃遜于荒野入宅，遜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既學而中廢業，遜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于河。傳

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避徒疏傳既學至

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

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避田野後入河洲

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

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

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自河徂亳暨厥終罔

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顯傳自河徂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爾惟

訓于朕志傳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若作酒

醴爾惟麴傳酒醴須麴藥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

○麴起六反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

鹹醋以和之傳○羹音庚一音衡鹽余廉反梅亦爾交

毛詩曰 伐其條 而後生曰 文選東京賦曰山無樵材誌研 曰禮復生曰

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傳交非一之義邁行也

言我能行汝教疏予令其交更脩治已也故以交為

非一之義言交互教之非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

一事之義邁行釋詁文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

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傳事不

訓乃有所得傳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傳事不

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

務時敏厥脩乃來傳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

乃來疏惟學至乃來○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

來言務之既來則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

學志則道積於其身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

脩罔覺傳敦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

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敦戶疏惟敦至罔覺

入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

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

德之脩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監于先王成憲其永

進言日有所益不能自知也○無愆傳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

起虔反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言王能

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俊

作峻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傳風教

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仰如字股肱惟人良

徐五亮反

臣惟聖傳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

衡作我先王傳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

官之臣○長竹丈疏保衡至之臣○正義曰保衡

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

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

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

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

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為起乃曰予弗克俾厥后

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傳言伊尹不能使其君

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俾必爾反

撻他達反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

則以為已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

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

美有商傳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阿烏何反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傳言君須賢治賢須

君食治直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末綏民傳能繼

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亦反說

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傳對答也答受美命

而稱揚之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傳耳不聽之異雉鳴

○雉工祖已訓諸王傳賢臣也以訓道諫王○已作

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傳所以訓也亡○彤音融疏高宗至

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彤祭之日有飛雉來

升祭之鼎耳而雉鳴其臣祖已以為王有失德而致

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敘其事作高

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耳不至雉鳴○正義曰

經言彤日有雉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

湯升鼎耳以足以禘禘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為

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

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

十一

妖異與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
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異也
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
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
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保蟲之
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五
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
鼎耳是耳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
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
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
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
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傳所以訓也
亡○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
是祖已之言竝是訓王之訓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
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
以彤日為名下篇摠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
明也肆命祖后孔歷其名於伊尹之下別為之傳此
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

解文便作傳
不為例也

高宗彤日傳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緝○緝音亦

字書作釋爾雅云又祭也疏傳祭之至曰緝○
周曰緝商曰彤夏曰復昨正義曰釋天云緝
又祭也周曰緝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緝
復祭也彤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
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緝穀梁傳曰緝者祭
之旦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
雅因緝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
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文云夏曰復昨郭璞
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昨
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一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
夫曰饋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註詩鳧
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緝祭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傳

於彤日有雉異祖已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傳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

疏高宗至厥事○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彤祭之日於是有雉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已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傳言至自消○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大戊拱木武丁雉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為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已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入鄭說也是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傳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降

年有求有不求非天天民民中絕命傳

言天之下年

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脩

義以致絕命○中竹仲

反又如字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

命正厥德傳

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脩天已信

命正其德謂有求有不求

疏乃訓至厥德○正義曰祖已既私言其事乃以

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為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為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天民民自不脩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為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天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傳言天至絕命○正義曰經惟言有求有不求安知由義者以上

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為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為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為用、故稱義、可以揔之也、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天壽為言者、鄭玄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揭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已引此以諫主也、○傳、不順至不來、○正義曰、傳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為不服、罪言既為罪過、而不肯改脩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求、有不來、天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乃曰其如台、○傳、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求也、○台音怡、復扶又反、

鳴呼王司敬民罔非

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傳

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

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

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豐

芳

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疏、鳴呼至于昵

也、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正義曰、祖已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

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為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為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

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胤嗣至改修之、○正義曰、釋詁

云、胤嗣繼也、俱訓為繼、是胤得為嗣、嗣亦繼之義也、

釋詁云、卽尼也、孫炎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為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

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黍稷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雖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禘，故有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

傳 咎惡。○咎其九反。馬云：咎，周者為周所咎。

周人乘黎

傳 乘勝也。所以見惡。

黎力兮反。國名。尚書大傳作者。

祖伊恐

傳 祖已後賢

臣奔告于受

傳

無道。○受如字。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云：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

作西伯

戡黎

傳

戡亦勝也。

伯亦作柏。戡音堪。說文作𠄎。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勝詩

證疏：殷始至戡黎。○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反。疏：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邶，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邶、伐密須、伐大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傳：祖已後賢臣。○正義曰：

此無所出，正以同為祖氏，知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傳受紂至無道。○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論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諡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諡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傳「戡亦勝也」。○正義曰：「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

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近附近依疏：西伯戡黎。○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及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摠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

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北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傳：近王至東北。○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傳：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王心于

宜王疏：傳文王至為周。○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者同。疏：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強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

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格人元龜罔敢知
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為周也
吉傳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疏至人至知吉正義曰格訓為至至人謂至道
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

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
吉者言必凶也祖侯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

為言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傳非先

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逸用自絕於先王○相息
亮反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傳以紂自

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

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
度

待洛疏傳以紂至多罪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
反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

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
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

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
先王與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

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
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

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已
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悉違法言多

罪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
其如台傳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

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

言○摯音至疏傳摯至也至所言○正義曰摯至同
本又作摯音故摯為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

萬曆十五年刊

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祖

伊及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

命于天拒天誅乎。參七南反馬殷之即喪指乃功云參字累在上。

不無戮于爾邦。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天命

錯亂也。錯七各反。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紂。少師。殷既至少師。正義

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于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

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傳

錯亂也。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以義故為亂也。不指

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為

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為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

之極耳。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疏。傳

圻至無道。正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為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

六

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為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士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傳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

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殷

其弗或亂正四方。

傳

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

之事，將必亡。

我祖底遂陳于上。

傳

言湯致遂

其功陳列於上世。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傳 我紂也。沈酒，酗管，敗亂湯德於後世。○沈徐直金反，酗況具反。

以酒為凶，曰酗。說文作酌，云酒管，酒面善反。管音詠。說文于命反，酌酒也。殷罔不小大好

草竊姦宄。

傳

草野竊盜，又為姦宄於內外。○好呼報反，宄音軌。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傳

六卿典士，相

師效為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度如字。小民

方興相為敵讎。

傳

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為

敵讎，言不和同。○讎常周反。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

津涯。

傳

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

依就。○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涯五皆反，又宜佳反。殷遂喪，越至于今。

傳

言遂喪亡於今是至於今到不待久疏微子至于今○

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酒醢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為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各起相與共為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傳父師至而言○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

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傳或有至必亡○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為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亦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下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傳我紂至後世○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酒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酒謂酒變面色酒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醢營也然則醢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為後世也○傳六卿至中者

○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為六卿無事，師師言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為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曰：父師少師，我其發罪，無人能乘常行得中正者。

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傳 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

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出尺遂反耄字又作。莫報反注同。遜徒困

反徐徒頓反。今爾無指告予顛濟若之何其 傳 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濟墜如之何其救之。○濟子細

今反切韻祖稽 疏 曰父師至何其。○正義曰：微子既反隕于敏反。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

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之

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遜遜出於荒

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救之也。○傳

我念至愁悶。○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

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

堪耄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

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傳 汝無至救之。○正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隕墜，

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濟謂墜於溝壑，皆滅亡

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濟於溝壑矣。王肅云：濟濟溝壑，父師若曰：王子 傳 比干不見

言此濟之義如左傳也。父師若曰：王子 傳 省所景反

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見賢通反。天生紂為亂，是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傳 天生紂為亂是

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酒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弗其

考長舊有位人

傳

言起沈酒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

人違戾者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

反者工口反長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

容將食無災

傳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

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

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攘如羊反因來而取曰攘竊馬云往盜曰竊神祇天曰

神地曰祇犧許

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

宜反牲音全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

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

○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

數也斂力檢反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劔

反治直吏反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反本又作極如

字至也解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傳

言殷民上下有罪

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反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傳

災滅在近我起受其

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

王子出迪

傳

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欲以死

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

○臣僕一本無臣字

我舊云刻子王

子弗出我乃顛濟

傳

刻病也我又知子賢言於帝乙

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子今

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舊云馬云

言也刻音克

馬云侵刻也難乃且反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傳各自謀行其志

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靖馬本作我不顧

行遜傳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

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顧音故疏父師至行遜

徐音鼓正義曰父師亦

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

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湎四方化之皆起而

沈湎酗管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

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其耆老之長與舊有

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

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

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

為治民者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無

上為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暴虐此

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

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

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

商其沒亡喪滅我無所為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

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父云

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為

王則宜終為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

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

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遜之事明期與紂俱

死○傳比于至王子○正義曰諮二人而一人答明

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

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行遜明

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于意異箕子則別

有答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

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為王子則父師非

王子矣鄭王等以為紂之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

至如何○正義曰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

萬曆十五年刊

二二

災故言天生紂為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答彼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傳言起至紂故。○正義曰。文在方興沈湎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者長與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傳自來至政亂。○正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牲以牲為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牲。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牲三者。既為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黍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摠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為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

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傳下視至解急。○正義曰。箕子身為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為讎。秦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為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傳商其至於道。○正義曰。有災與淪喪。是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已不能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為。臣僕言不能與人為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為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傳刻病至無主。○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為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

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
 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為太子而帝乙不
 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傳言將至一途○
 義曰不肯遜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
 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
 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
 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
 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註疏卷第十

